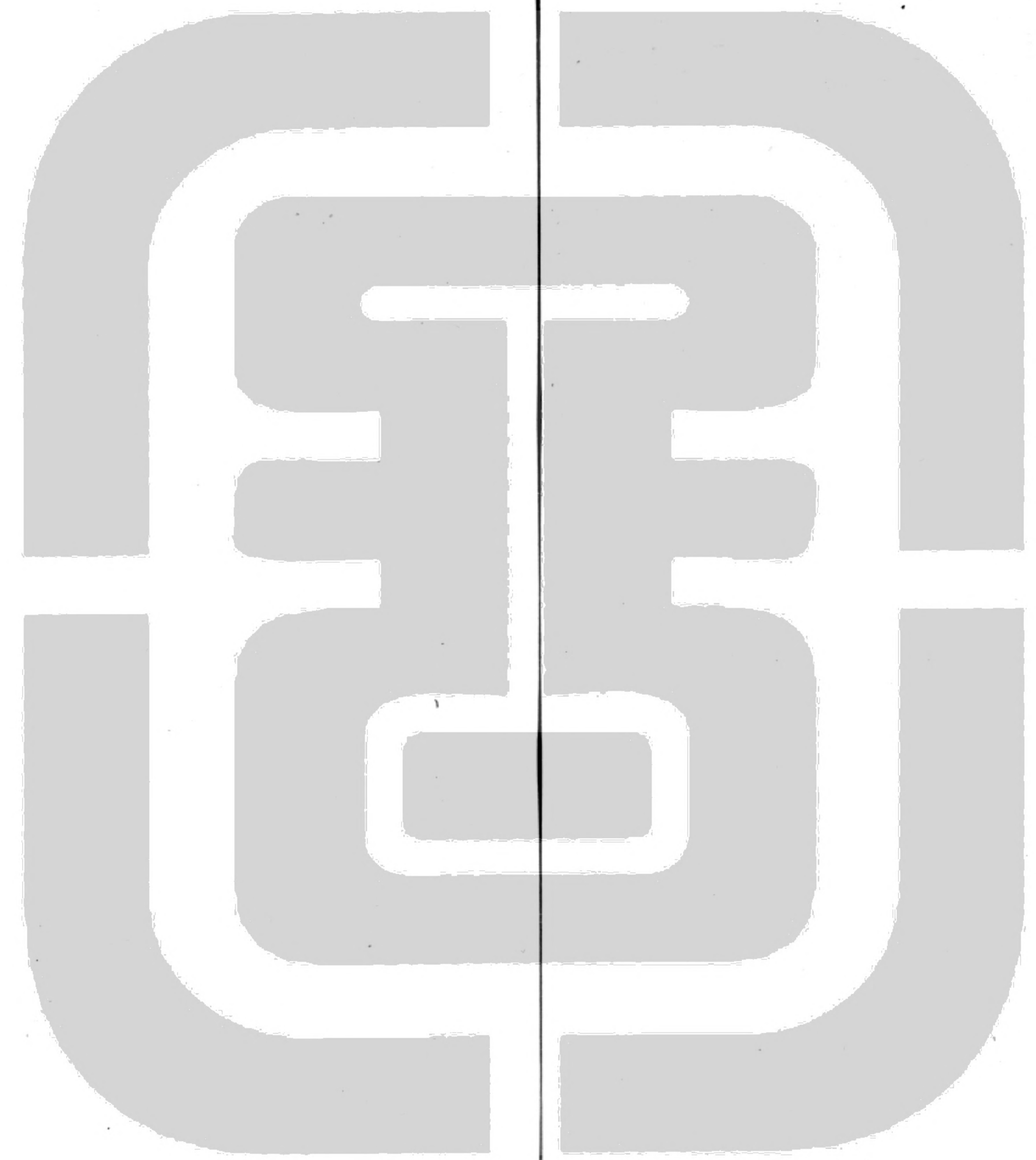


書



目知錄卷之三十一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誑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詔。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曆祥異賦。賜群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
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
七年而八食二年五月乙酉朔 四年十月辛丑朔 七
年三月丁亥朔 九年七月癸卯朔 十年
正月辛丑朔 十二月乙未朔 十四與漢成略同而稠
年十月癸卯朔 十七年八月丙辰朔與漢成略同而稠
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
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非也

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
應於下矣為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
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為食
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
咎無論分至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
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
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
月為之食南城萬寶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
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為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

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宋史天文志曰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予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

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以火通火不先存此精不可有二說也次日內書此虛之說也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

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贏縮。春秋傳歲棄其
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
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
不居。其地必有殃咎。考授時曆段且歲星未有不退之時
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
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
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為災不出宮不為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秦齊桓將伯五星聚。箕。沈約宋書
天文志云
竹書紀年帝辛三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
十二年五星聚於房。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曆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

五年三月五星聚奎。景德四年六月司天監
言五星聚而伏于驩火淳熙十三年

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

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啟四年七月

丙寅五星聚張。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
火七度。土三度。金三度。水一度。凡聚者四

日。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

友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

滿。四友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玄宗之政荒矣。或

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爲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蜀志
劉豹

等言建安二十一年太于牛女。中宗紹晉。晉書懷帝紀永
嘉六年七月歲

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女。而元帝
紀則云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斗之間。一云四星一

云三星不同庚信哀江南賦值于崑參神武王齊于危文
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為有國之祥
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為帝唐
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披袞
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
聚奎雙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至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鶉首後晉天
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廵
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
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
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
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禘事二十
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
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慧虹禘占
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
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
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即將羽林三代以下
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
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玄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于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

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存。孟子言氣壹則動。盡其此之謂與。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邵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溝。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

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卽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卽位

妖人闖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藥多有妖人闖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考

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五行志于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妖也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卽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王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玄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閣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卽長慶四年三月戊辰

狂人徐忠信闖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詔

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大上皇孫來赴郡鞫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竝書之以爲異先朝景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
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南甲子木內使
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曆四十
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
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閹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註曰怪民狂易是則先
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
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
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弘光時王之明一事中

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尚有疑
以爲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
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
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况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
之子天下屬心衆口誼騰卒難徧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
不加刑鞫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
晉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
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道子子秀熙避難
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
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

不悟哭之甚慟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漠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晉志云是時雖

疆弱常占於昴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

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弒彗

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

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

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

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弒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

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

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弒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弒歲星掩

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

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

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

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

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為

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

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

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

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

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徵

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
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
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鹵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為畔逆
而自剄國除眚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為
天子者而以祆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
有戮死大臣卽上書言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
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
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
卜者王况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

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愷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
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
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卽明星歷嘗以河北有天子氣
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
陷王莽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
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
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
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廢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
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
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
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

斬於定州苗昌齋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竝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

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時兩夏侯京又翼李傳贊

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藝文志蜀漢杜瓊精於術

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

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

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

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

脉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註中傷也

圖識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識記之興實始於

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

褚先生三代世表論引黃帝終始傳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

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

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

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

見隋書

王劭傳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

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

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識其

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

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

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

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

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

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隋書藝術傳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為日今曆家每時有十刻則

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曆家有大刻有小刻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

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

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

宋王達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散。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註漏箭晝夜共百刻。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見燭耀齋宮十有餘刻。又曰鸞風集長禮記樂記百度得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器十餘刻。數而有常。註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

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品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為日。是日梁武以九十六刻為日。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

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八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為鷄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為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曆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為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註曰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為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

有此說

逸周書周月解春三
中氣雨水春分穀雨

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只

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夏月令曰蟄蟲始震今作振在正月也仲

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曆耳記疏誤也今二

月間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南史宋孝武
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蓋以雨水為異左傳桓五年啟蟄而郊註啟蟄夏正

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啟蟄王應麟曰改啟為
驚蓋避景帝諱則當依古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為是律歷志又先
穀雨後清明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
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日專
以保爲寶以困爲伐今曆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
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
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
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漢書王
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曰
者傳有建除家

解縉封事言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
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
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
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
齊正此類也

艮異坤乾

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異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
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
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
之維西北爲躡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
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
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

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
 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
 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
 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
 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
 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
 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
 指甲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
 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
 降加十五日指躡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
 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躡通之維
 卽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醫者觀

太一九宮之說黃氏曰抄註呂氏春秋太一日此時未爲神名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

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周禮註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封禪書亳人謬

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

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

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

夫祀必本于太一
 此所始也又楚辭
 有東皇太一再
 爲上皇

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從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

鄭玄註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

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

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

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

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

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

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後漢黃香南齊書作九宮賦

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

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

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天內以制荊州之野

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輔其應在徐五為天禽其應

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九為天英其應在雍

在梁在揚在兗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

不及其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

不及其青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

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

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

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

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

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

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宋史劉黻傳言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
 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所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
當作西南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
 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
 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為忌月今人相沿以為不宜上任
 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
 行刑禁屠殺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虛至
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侵麀卵三驅之化
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
朕祇應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

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
 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自
 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齊戒月三旬斷腥羶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釋

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
 南瞻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太宗當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

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

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

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齊

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

為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

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

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悅南史

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為惡月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証漢書李廣數奇以為命隻不耦段會宗傳亦之耦應劭曰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是則免為耦隻不耦也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是則以雙月為良隻月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後漢書桓譚傳言卜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日上於臆間擲米圓得隻數為不利

册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己詔自今二月一日

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中和重陽二節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以飲酒也

册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誠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并百姓間是日竝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勅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繁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准開元二十二年勅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

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語不同。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長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雉又云雍管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

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

禁絕者太祖到

時為濟南相

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

祀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工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謹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

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丘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并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即稽顙

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為

驃騎將軍

胡三省通鑑註曰蘇侯神即蘇峻南齊書蘇祖思傳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桓護之入堯廟廟

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

繇是諸禱神竝除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神蔣侯

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

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

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

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

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倏忽驟

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

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除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

又有說

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鍾

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類喪太守云項羽

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

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

展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

為祟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

靈響

魏書任城王澄除揚州刺史下車毀蔣子文之廟梁簡文帝集有吳興楚王神廟碑云楚王既弘茲釋

教止獻車牛是神牛自武帝時革之也總卞山楚廟詩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江而梓潼二節

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

至徧於天下封為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為代謝者乎

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

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
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
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
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
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
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
侯卜桑林而荀瑩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間竝祀河伯豈所
謂楚人鬼而越人禩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

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

雲麓漫
鈔言自

釋氏書入中國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
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
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
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
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
定制凡嶽鎮海瀆竝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
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卓絕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尉蔣君之神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麤瀆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人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瀆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道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王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

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迫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闡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

得之以濟其醜。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雋斬冉閔於龍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雋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群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家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卽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

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卷一